

有些面孔,曾经不免朦胧。经年之后再看,它们却清晰起来,实实在在地温暖起来。

有些面孔

伍佰下

乍暖还寒,云朵积压着,有时有雨,间或传来一些作家或演员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每当此时,我总是沉默片刻,回想记忆中跟这个人有没有交集,不管是遇到过,远观过,还是纸上心仪过。

今天,天气在阴晴间态度暧昧,迈过闹市口的老牌生煎店“大壶春”门口时,意外地被揭开锅盖的那一大片水汽熏迷了眼睛。于是,我的记忆忽而穿越了。

那是大一,茹志娟来了,在大学学思湖边的大教室里开讲。

《百合花》赫赫有名,便一直以为茹志娟该是个眉清目秀的中年女作家。然而,看到的是一个留着“女干部头”,眉眼线条开阔、硬朗,又带了几分沧桑的她。没讲几句,拉了张凳子 在讲台前坐下了,划火柴点烟,食指和中指夹着,颇为享受地吸了几口。这让她一下子沉入了叙述之中,而坐在第一排的我,便感觉



让它们好好睡一觉

王家有

我的长假有三个日子也许你有七个这不妨碍我是一名合格的工人着蓝色工衣与我的机器兄弟并肩战斗日夜厮守今天挥舞着抹布与它们作一个短暂的道别为它们沐浴歌唱为它们露出原本的冰冷紧紧拥抱它们渐渐冰冷的身躯为明天我们需要相互温暖

让我们用快乐擦去它们身上的疲惫让它们露出原本的快乐让我们用情感抹去它们身上的冰冷让它们露出原本的情感温度

今天它们难得这样温驯这样安静不思不想不热不燥把门窗关好把地板拖干净把灯关了



资讯快递

青岛东方影都成为首个配套政府政策推出补贴措施的影视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杨敏)近日,青岛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符合青岛市影视产业规划,规模化、集聚化、专业化程度高的影视产业园区,从事影视制作、发行、放映且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影视企业,获得国家级奖励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影视精品给予政策扶持。

在青岛市政府与万达集团主办的东方影都影视制作全球峰会上,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公布了与政府政策配套的园区补贴措施,并成为国内首个园区投资管理单位对人园影视企

北京红墙画会首届美术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近日,《2014 北京红墙画会首届美术作品展》在北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 17 位作者的 80 多幅版画、油画、水彩等作品,是他们多年来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晶,体现着对社会人生的真诚思考与对艺术执着的求索精神。他们始终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表现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感而发的作品才能打动观众。崇尚“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始终保持一种旺盛的创作

她的面容在烟雾中模糊起来。

她并未滔滔不绝。只是在烟雾中慢慢地记忆,讲得缓慢,想想停停,说话片段、零碎。我猜,许是没有特别准备过。

似乎说到《百合花》,似乎说到创作道路,可我对这几乎没有什么记住什么。后半程,吐着烟圈,她忽然讲到了王安忆。这个时候的王安忆,写了《小鲍庄》,但还没有写《叔叔的故事》,名气并不比母亲大多少。茹志娟似乎是在填补没有太多东西可讲的寂冷和尴尬,思维忽而跳跃到了王安忆。

“我们之间比较少有交流的。”她并无面对外人说家事的避忌,自然地讲来,“那时候,王安忆插队去了,隔一段时间就写信给我,总是片言只语。可是,有一次来了一封信,她写得很长,说的是一次下大雨,不出工休息,隔壁院子有人吵架了,大家都跑过去看,她不是好看热闹的人,可是,那封信里,她把吵架的全过程写得事无巨细,活灵活现……”

轻叹了一口气,茹志娟说,“那一次,我感受到了她在那边的生活中极端的寂寞。她从来没有对我描述过她那时候的内心状态,可是,只写这一场吵架,我懂了,被打动了。这一场吵架,我感到她写得真好。”

她打住了,眼睛里是空落的,手指间停顿着的烟灰眼看着就要掉下。可是,她忽然意识到,猛吸一口,把火星重新救活起来,似乎还想多救回几丝回忆。烟雾飘出,那张朦朦胧胧的母亲的脸,和眼神里的空,从此定格。

没有几年,她就走了。

研究生二年级,随导师到了长春,首届老舍国际研讨会聚集了几乎所有老舍研究的学界专家,没有想到在拍集体照的时候,看到了于是之。

走近细看,他几乎就是不穿马褂的“王掌柜”。料子普通的白衬衫,还算合身,眼睛细细小小,也是依稀可辨的“余永泽”之特征。只是,头发白了几多。

对着“余永泽”笑笑,可“余永泽”脸上没有表情,眼神里空漫一片。是戏架子大?北京来的教授提醒我:悠着点,别去打扰他。老爷子不久前演《茶馆》到第二幕,忽然忘词儿

了,这一忘,就再也找不回来,竟愣在了舞台上,最后剧院不得不紧急关上大幕。后来,他就出现了交流障碍,就是那“阿”什么、“海”什么的病。

偏偏,会议一开六天,天天看得到于是之。他总是离人群远远的,更多时间是跟年长他不少岁的吴祖光先生紧挨着坐。吃饭,喝茶,爬山,都听不到他说话,瞧得见他游离于人群的眼神,总像在寻思着什么。年轻的我禁不住好奇心,可又不得不按捺住上前搭话的冲动,便改为“间谍”一般地远远探视。其实,老头很有意思——

大会发言时,他从来不打盹,每一个学者表述对老舍理解的时候,他眼睛睁得大大,可我读解出的,依然是他似乎在拼着全力地寻找记忆。他那些跟老舍在一起的压箱底的记忆,究竟到哪儿去了呢?老爷子在使劲想。有人说到“文革”中老舍遇难处,他闭上眼睛,那一刻,《茶馆》里面临人生悲难,不平时,习惯于狼命闭上眼睛的老年“王掌柜”,又回来了。

晚上观摩吉林的文化遗产——吉剧。那一年长春遭遇百年不遇的炎夏,剧场里只有电扇。吉剧的锣鼓和高音有多高分贝,见识一次你就再难忘掉。于是之等前辈坐在前面几排,便热得纷纷打起了手中的纸扇。锣鼓的鼓点疾徐不一,变化莫测,不知不觉地就把名家们全“绕”进去了——鼓点密,纸扇摇得快;鼓点慢,纸扇也就慢慢地停。于是之的纸扇好大,格外显眼,然而,他挥扇的节奏跟上了满场的“锵锵锵锵锵”,便颇有领军风范,像指挥般,把舒乙、吴祖光,吴小美等名家的挥扇节拍带到整齐划一之中,我看着啧啧,他们却都沉浸在戏里,浑然不觉。

休会期间去长白山,有 700 公里路,吉林社科院没有空调的大巴得开 12 个小时,只有一辆特派小车可以伺候贵宾,不用多说,众人属意于是之和吴祖光,于是之让了半天不肯,最后一半是劝,一半是推,把他塞进了小车。但他和吴祖光坚持要跟大车的节奏走。那一天,大车被暴热下的原始森林沙路磨磨了几次轮胎,一直折腾了 18 个小时。每一次车抛



不要踩着别人的脚印,找自己的路。

赵春青 画

周倩

从大理回来,我一直惦记着一个梦。

事实上,在飞往大理的路上我就做了一个梦。

许是我看金庸、琼瑶的文字太多了,我梦中的大理是一座由青石板雕刻的城堡,城堡里住着翩翩公子段誉和他的王姑娘,花红柳绿间有小燕子与五阿哥一起嘻哈打闹,城堡里有浪漫的爱情甜味,有苍松翠柏的古老神秘。女人们头戴“风花雪月”帽,而男人们则披着麂皮做的对襟褂子,围一条一丈多长的白布腰带。人们载歌载舞,好不欢乐。

大概是我的嘴角浮现了浅浅的笑容,随着飞机一阵颠簸我睁开眼,旁边一个皮肤黝黑,脸蛋微微泛着红的年轻姑娘正冲我笑,她问:“以前去过大理吗?”我问:“第一次。你呢?”她点头,以一种近乎骄傲的语气说:“我就是大理的。”我不再多问,心想高原女子,性子烈,别再说错话再惹怒人家。

飞机很快就落地了,走出机舱长出口气,低头就往前赶路,猛地被人拍了一下,见是飞机上那女孩,她气喘吁吁地说:“你走得可真够快的,你的巾巾吧?”“哦,谢谢。”没等我抬头,她大步流星地走了。我心里一暖,嘿,原来高原女子如此热心。

到大理的第二天,我们从云龙县出发,一路向西,去探访有着两千余年盐业经营史的诺邓古村。

山路崎岖,一走又是三个多小时,嗜睡的我车上小憩片刻,这次梦到的却是与吃有关——诺邓火腿。经《舌尖上的中国》介绍,诺邓火腿一时红遍大江南北。一觉醒来,我已置身诺邓古村口。

走进诺邓古村,我无心流连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盐井,也对“舌尖”的拍摄地没太



锚长休,就能看到于是之,众学者嚼饼干,他也干吃;女士们用山泉水醒面,他也照学。我逮着空终于凑到他面前自我介绍两句,他热情地握住手,点点头,笑容有点木讷,结巴地说了句:“对不起,我,说话不,不太……”

他在长白山的大瀑布下,沉默地看着。穿着白衬衫,再没有了潇洒的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和铿锵的台词。大瀑布激起的烟雾,一阵一阵,老人的身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5 年后,于是之再度出山为北京人艺的新戏《冰糖葫芦》客串尾声中登台的“群众演员”。为同事救急采访的我,临时充当了一回戏剧记者。长途电话拨通北京那头时,老爷子通过爱人转述,马上认出了我,我不能接电话了,因为已经基本失语。但是那一次采访有半个小时,他竟然坐在电话旁,靠手势和脑海中闪现的一星半点的词语,和老伴的转译,帮助我完成了千字采访。我看不到他的面容,唯一能听到的,是有时候他凑近听筒的呼吸声……

十几年过去。有一天,他离开了。我想翻看 在长春与他有过的一张合影,竟然找不见。看着晴朗的窗外,怅然失神之中,那个穿着白衬衫,不说话的,眼神空空的于是之,显影在了空中,刹那便不见。

不说了。扯远了。远远近近好些人,怎么突然想到这不算熟悉的二位?

有些面孔,曾经不免朦胧。经年之后再

看,它们却清晰起来,可爱起来,质朴起来,隽永起来,又实实在在地温暖起来。

欧阳

节日期间开始实行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青岛,白天去崂山之路完全阻断,晚上栈桥只有人头。这之后每逢长假,电视里都诲人不倦,人山人海云云,有图有影像,完全不像一个农民就可以干掉十几个日本鬼子那样的电视剧,让您没办法给孩子解释为什么收拾“小日本”会艰苦奋战 8 年,所以呢,我就信了电视台;长假出游非明智之举,然而闷在鸟笼一般的水泥格子中似乎也不是良策,城市的所谓公园几乎也是人满为患,想来想去,也许只有松骨神游,随意闲晃大约才是心静的选择了。

其实真要静下心来想想,不去考虑假期时间的关系,很多游走的躯体未必琢磨过旅游到底是为什么。就我而言就不是很明白旅游的意义,感觉更像是现代商人的诡计。

中国旧式的游山玩水多数时候似乎只是文人附庸风雅兴致,诸如文化摩崖的凭吊或者名人故里的臆想之类,“未去住住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就是很好的写照,即便是乾隆爷这个被文人洗脑的家伙也不关心黄山。好不容易有个自然风光,那也一定要刨土深埋一些不相干的古怪传说,不把长城罢倒也要把参观的傻子骗晕,像徐霞客那样背着行囊到处刺探地貌的人,严格来说和旅游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即便有,也很难找到几个这样的神仙。

从老外留存的那些异域风物志推想,与旅游有关的东西也不多,虽然文化探寻也可以归到旅游,但在早些时候“游玩”的意味是罕见的,多数时候是有闲阶级在不同城市之间的闲晃,名之旅行,并不是旅游。在人文风俗猎奇之外,还有没事喜欢在冰雪中溜达若干千的南森,近似的探险活动与现在的旅游应该不怎么搭界。对中国人来说,约瑟夫·洛克大概就是个典型的人物。这个美国佬上世纪 20 年代就到了丽江,除整了本纳西字典外,还从丽江出发,穿越金沙江往北胡走了不少时日,在行至泸沽湖和稻城之间的一个区域,洛克想知道脚路何处,问询当地人士,结果人家不只是听不懂美国话,连他随身翻译说的纳西话也不明白,所以诧异地问“sha—g—ni—la”(音),意思是你说的是啥啊?结果美国佬认为回答的是地名,于是书录“香格里拉”。这是当地诺苏的说法,有板有眼,因为是和藏族交汇之地,诺苏还列举藏语没有如此相似的语音词汇。

老实说,“香格里拉”的说法源起何时我并不清楚,如果诺苏的说法为真,今日冠落他乡也没什么奇怪的,彼时不说国人不知“旅游”为何物,洋人也没有这样的念想。洛克北寻之地地绝类似仙境,致使无数未能亲临之旅游爱好者在梦中都难逃滋扰。然而在洛克当年影响老美的东西中,植物标本和人文图片把美景完全覆盖,显然自然景观这个东西那个时代对老外来说也不时显呢。

在吃住行都方便之后,或者是经济上的动能形成以后,旅游俨然就成了一门学问,等到学问演变成产业,国内已经很难找到假日能散心的静怡沟壑,有钱的开始远游海外,没

琅岐岛

筱陈

在美丽的福州,在闽江口金三角,有一个岛屿,她的名字叫琅岐岛,琅岐大桥从亭江连接琅岐。登斯岛也,陶醉于岛上风光。

如同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洋溢着一股清纯之气如同一个尚未雕琢的宝玉洋溢着一股质朴之气吮吸草腥与海腥糅合的属于这岛独有的味道用心,去欣赏田野的绿

用心,去倾听大海的涛

钻进一处果园,采撷着挂在树上的果实,体会采菊东篱下的意境,伫立望江楼前,凝望着退潮时潮湿的沙滩,感受繁忙劳作后的闲适,闻声划破寂静,笛后的原野添了寂静

那道彩虹,撩开了她的面纱那道彩虹,让岛屿依偎着城市最恋着的是,这里的宁静

我推开一个院落的大门,院内干净整洁,一个白族年轻女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手里拿着绣针和绣绷,旁边的桌子上摆着她绣制的绣花围腰、绣花鞋裤、绣花马甲,我见她的刺绣配色沉着鲜艳,花纹秀丽美观,正要上前问一顶儿童绣花帽的价格,却见她嘴角挂着笑,眼神温柔地看着不远处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而那小孩头上戴的正是她秀的鸡冠帽。同行的朋友抓拍到了这个镜头,回去的路上拿给我欣赏,我说:“这女子好美。”她笑:“她的眼神是只有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才能有的温柔。”

古老的白族奉行走婚习俗,茶马古道上马帮的小伙子们只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时才会哼出那样美丽的歌谣,一心等着阿哥回来的白族姑娘们唱着:“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望见月亮想起我的阿哥”一曲小调唱出了多少代人的酸甜苦辣,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那古老的茶马古道上也留下了多少动人的爱情故事。

听着悠扬的曲调,我一路哼着回了北京,在大理的那 7 天,我仿佛做了一场梦,梦里有风景如画的洱海,苍山,有情意绵绵的小调,但最令我回味的还是那片古老的净土之上的那些情真意切却又透着古老、质朴、神秘的大理人们。

从大理回来我没做过大理的梦,不是不想梦,是还没梦到,我想我还需要再整理一下思绪,再梦到大理的时候,那青石板的台阶,那小河淌水的溪流,那浓情蜜意的白族儿女,我会把他们一一印刻在我的心里。

大理,你还欠我一个梦。

